

心悦之，
诚评之。文
学、书画、摄
影、音乐……
诚邀您一起
聊经典，谈创
作，评作品。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心悦诚评”。



潍坊晚报

2023年3月14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刘辉

实实在在的亲情

□高玉宝

2022年一部电视剧《人世间》，让人们重温了亲情的温度。当然，世间百态，各有不同。短篇小说《老隋家的小五》既是百态世间中的一员，然而，又十分与众不同。

小说入手，似乎先从乡情开始，然而，底色的亲情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思潮万千，命运起飞时刻的阵痛还在，何去何从的迷茫也同在。那个时代，乡土之情的根源十分新鲜，一边是听着邓丽君的《又见炊烟》，一边是蒋大为的《牡丹之歌》，无所谓哪个更动听，反正，一切都如此新鲜。《老隋家的小五》成功重现了那个时代特点，从时代特点上起飞，飞往了意想不到的别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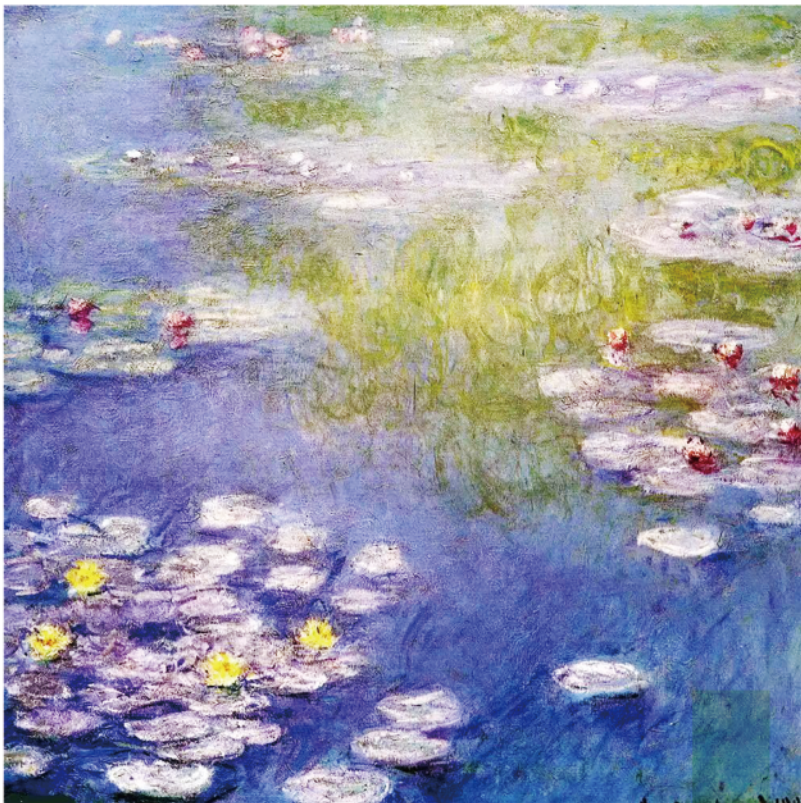
乡情或许只能在他乡生长得更加旺盛。恰巧，太多人的内心也是生活在别处的。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地域文化差别，哪怕是一家人之中。《老隋家的小五》也不例外。小五，从小被寄养在山东老家，跟姥姥一起生活到上小学的年纪，童年的性格已经形成——本分、质朴、能干而隐忍。但是，即使是好的东西，也并不一定被迅速接受，“差异”和排他性一起存在着。虽然来到了东北，和父母住在了一起，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小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小小年纪的她被“排他”的境遇包围着，姐妹之间无意的冷遇与冷暴力，加之父母对她的无视，使人读来既心疼又产生别样的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到底能有多远？答案显而易见，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别人的城堡，铜墙铁壁无处不在，于是，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他人，无关乎姐妹，无关乎父母，每一个人，都作为孤独的个体存在着。

如果一篇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些浅显易见的“道理”面前，这篇小说就难以称得上是具有好品质的小说了。作者的高明之处，当然是顾左右而言他的，于是小说的意愿并未耽于此处，而是以童年的视角，重建了人性光辉的波折。人的一生需要思考的事情太多，多到被现在进行时裹挟前行，面世应变式的思考难以成为深层思考，所以，哲学的存在才让人着迷，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辨，任何人性的光辉是难以照进迷雾云层的。

许多时候，童年的记忆只会在夕阳西坠的一瞬

间被想起，于是，里尔克在他的诗里写道：“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孩童无力，孤独却是旷世的，影响其一生的无助、无力与虚弱，将造成怎样的风暴？好的小说品质，首当其冲的是饱满的人物形象与充满神秘气质的故事，《老隋家的小五》是闲淡的，小五的形象是不经意的，她的魅力显现出人类倔强不屈的本质内核。“李姨搜到小五的时候，停了下来。‘现在承认错误还来得及。’李姨看着小五的眼睛，她的目光很复杂，猜不出她是什么意思。‘我没拿。’小五声音不大，但是极为坚定。”被姐姐故意“陷害”偷奶糖的小五并不知道自己正面临什么，她依然坚信自己的清白，可惜，现实过于残酷，“小五排在最后。我知道，她兜里从来都是空空的，因为她以前的衣服没有兜，她还没有往兜里揣东西的习惯。一块奶糖从小五的裤兜里掏了出来，李姨把它举起来看了半天。那奶糖比给我的那块要大许多，像是一块大豆饼，要多丑有多丑。”

此时，故事的高潮已经形成，人性的考验从来是自出生就已经开始。人们无法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但是，孩子却总是要纠结到底谁是黑的，谁是白的……



莫奈《睡莲》

睡莲

那是云落在水里的倒影

□任子浩

莫奈对于色彩的运用是赋予一定的主观理解和灵性，超越了自然界的颜色表象，重在强调画面的写意以及主观情绪的表达。

莫奈的《睡莲》如雷贯耳，他用睡莲为我们呈现一个美好的世界。有莲在眸，我的每一个文字仿佛都被它窥视着，不敢亵渎它。

对于莫奈来说，他想要画的并不是某一个风景或者是睡莲这一事物，而是对于睡莲花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且转瞬即逝的情感表现。其作品中的色彩、画面构成都随着不同的主题、意境以及画家的情绪思想进行不断的变化，并不是完全遵循自然的色彩和布置的规律，而是画家的思想表达。

美丽容易流逝，那也是它之所以美丽的原因。《睡莲》调性美就是通过抓住在自然光下水雾与空气、睡莲与水面的呼应碰撞所产生的千变万化且转瞬即逝的美而表现出来的。这种调性使得睡莲拥有了生命，仿佛世间万物都旋转运动在其中，给予观赏者在游离于宇宙的神秘莫测之中与触手可及的世界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莫奈《睡莲》中的造型特征已经脱离了客观规律，这个特征是通过画家不断对生活的观察、提取、精炼，同时不断地取舍、夸张、变形、强调而挤压出来的，既明如静水又厚如蓝天，既简洁概括又行云流水。笔意无穷，蕴含着独特的内涵与情感，这也是他笔下作品意向美的特征。

晚年的莫奈视力越来越差，白内障几乎使他失明，但他仍然坚持作画，在风格上更加简洁、抽象，具体的花卉、睡莲都消融了，只有颤动的笔触和闪烁、跳跃的色彩，用触感去感知哪里是水面，哪里是水底，哪里是倒影。曾有评论家对莫奈后续画的《睡莲》评价“它们把春天俘获到画廊里”。

洛特曾说：“由于热忱用光来表现色彩，莫奈逐渐在形体中自我吞噬，他的灵魂在睡莲的裹尸布中游荡。”

《睡莲》中的物象已没有了具体的形态，也突破了构图的束缚，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广袤无垠的水面上，摇曳着几朵淘气或谦卑的睡莲，倒影、云彩、柳枝、水草充斥着剩余的畫面，毫无保留地融化在光影和色彩之中，虚实实实，扑朔迷离，让我们难以具体分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画家想要表现景物创作，而是那些池塘岸边随风起舞的柳枝、随波澜伸展的水草以及轻沾水面含情脉脉的睡莲在周围的阳光、水雾、空气中交错且暂时美好的印象，绝对经得起永恒的考验。

水无常形，情无常态。万物情感淅淅沥沥，变幻莫测。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世界，珍惜短暂的生命中每一个瞬间。城市云烟过往，人群形形色色，时光一去不复返，又有多少人能够停下脚步好好感受生命的伟大呢？这或许是《睡莲》给我的启发。